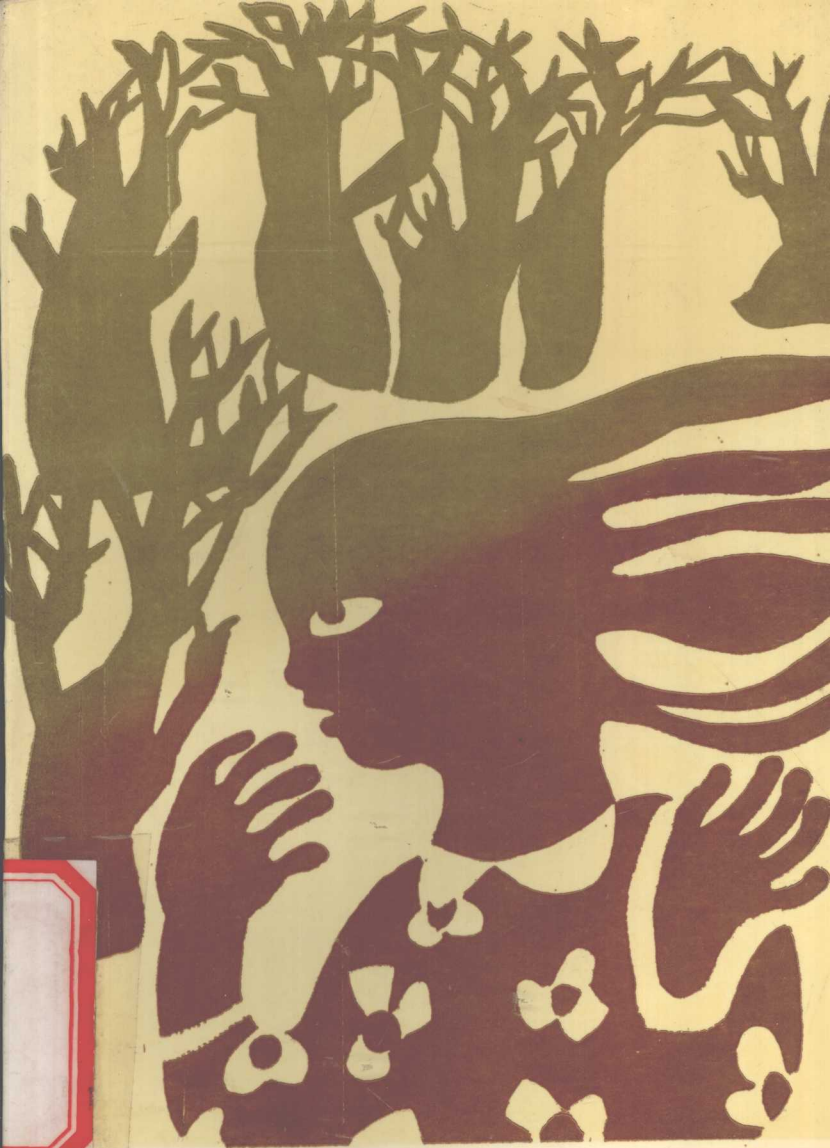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那片树林

重庆出版社

那片树林

鱼在洋著

重庆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重庆

序

曹 文 轩

倘若将在洋的小说主题分类，那么《那片树林》《乞巧歌》等作品的主题是：善与恶的冲突。《人》、《撵走的和撵不走的》等作品的主题是：文明与愚昧的冲突。在洋的小说差不多都是围绕这两种冲突做的。

善与恶的冲突，是永恒性的主题。可以说，浩浩荡荡一部几千年的文学史，数以万计的作品，皆是写的这样一种冲突。人类的历史，是善与恶冲突的历史。正是这种冲突，才使人类的历史不断前进。作为生活的反映，文学自然会将善与恶的冲突作为自己的基本主题。文明与愚昧的冲突，也可看成是善与恶的冲突主题的变奏。文明的本质是善，愚昧的本质是恶。

在洋的小说扣在大主题上。原来，儿童小说

居然也能写出大主题来。

在洋的小说有对昔日生活中美好价值的肯定，但更多的是通过对旧生活的冷淡和鄙夷，透出对新价值的渴念和追求。回顾和展望，是两种必要的生活姿态。在洋给人的印象是展望的姿态。他也回首，但更多是眺望——眺望前方地平线。他的心理是逆反和追求的混合。《撵走的和撵不走的》流露着对文明的拥抱之情和对愚昧的叹息、愤嫉。《人》在渴望原始状态下的小山村以外的文明世界。《乞巧歌》、《此情绵绵无绝期》都在追求一种更纯洁、更美好、更富有的人生。在洋的小说中蕴含着一种生机。

在洋的小说做得很诚实。在顾虑重重的儿童文学圈里，做到这点不易。他向他的读者披露了一个真与伪、善与恶、美与丑混杂着的一个非童话、非净土的真实世界。何必在向孩子诉说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总是将它描写得那么圣洁？那么象天国？文学不能撒谎和欺骗——对孩子更不能。其实也谎不住，骗不了的。因为他们长着眼睛——比世俗的成年人更亮更厉害的眼睛，在洋面对读者，显出了坦然。《撵走的和撵不走的》、《乞巧歌》、《那片树林》等，在写出生活的亮光时，同时也写了另一面的阴暗。在洋毫不掩饰地和盘托出一个完整的世界：一个纯洁的小女孩，因为真

实的天性流露，而被人们撵走了；人们用恶毒的火焚毁了一个绿色的林子，致使一个美丽的小姑娘疯了，最后她竟被逼得从悬崖跳下，结束了一颗年轻的生命；……在洋在说实话。

诚实的品质是艺术的最高品质。文学是一种境界。这里容不得捐客、市侩和见风使舵、八面玲珑的投机者。回首文学史，那些伟大的文学家，谁不是艺术的虔诚的信徒？艺术的殿堂就在上方，只有那些拾级而上，心怀一颗赤诚之心的人，方可指望步入。也许一个人刚捉笔时，夹杂着许多不美的欲望。但必须在苦苦修行以后进入一种境界。也许一辈子做不到，但既操文学为业，则必须这样去做。

海明威有一段话：“作家应当象上帝的教士一样，要非常诚实。他要么诚实，要么不诚实，象女人一样，要么贞洁，要么不贞洁，写过一部不诚实的作品，以后也就再也诚实不起来了。”

在洋的起步很正。这是令人欣慰的。

当然，他还远离艺术的最高境界。但看得很分明，他愿意修行。他的作品已让人看到了这种诚意和勇气。

我很喜欢这段言论——它说的是文学要诚实；文学既不是喜鹊，也不是乌鸦；或者说，既是喜鹊，也是乌鸦，既要报喜，又要报忧，要报

忧中之喜，要报喜中之忧；喜人民之喜，忧民族之忧。

我想，在洋也一定喜欢这段话的。对吗，在洋？

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

于北大21号楼

责任编辑 李晓峰
封面设计 王春刚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—— 目 录 ——

撵走的和撵不走的	(1)
乞巧歌	(18)
扑向大地的怀抱	(31)
那片树林	(45)
长“灰包”的包谷苗	(57)
人	(69)
爸爸买回小人书	(81)
南山那个篙草哟	(91)
惩罚	(104)
到底还是妈妈好	(110)
失去的和得到的	(122)
此情绵绵无绝期	(137)
妈妈，女儿听您的	(154)

撵走的和撵不走的

高山挡住了视野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我呆呆地站在村口，踮着脚尖，朝远处眺望。山呀，你闪开一点，不要横在我面前；眼泪呀，你慢慢流，不要迷住了我的两眼。我要看啊，再看一眼那个小姑娘。她，是被撵走的，却留下了谁也撵不走的回忆——

—

那是三伏天的一个美丽的傍晚。西边天上的晚霞红彤彤的。绿莹莹的包谷叶儿也象抹了胭脂。袅袅升腾的炊烟，淡淡的，古老的村庄恰似披了一层轻纱。

被包谷地挤得窄窄的山间小路上，我骑着老黄牛，吹着口哨，优哉游哉往前晃着。

“吱儿吱儿”的口哨声，“得儿得儿”的牛蹄声，“蝻儿蝻儿”的虫鸣声，象是一首和谐流畅的山林奏鸣曲。

远处，是茂根叔家的核桃树。核桃结得一疙瘩一疙瘩的。那不，最下头的那个并蒂核桃，正得意地冲我晃脑袋哩！我一伸手，那两个青皮核桃乖乖落到了手里。

突然，背后一声喊叫。我身子一哆嗦，差点跌下牛背。扭过头，唉呀，虽不是茂根叔家的财娃，可比他更让我害怕——原来，后边站了个穿着裙子的小姑娘，歪着脑袋，仙女似的正抿着嘴冲我笑呢！

我赶紧溜下牛背，连核桃也偷偷撂到了包谷地里。

“请问，你们这儿是万山沟吗？有没有个叫李恒志的？他是我舅舅。”她忽闪着大眼睛，薄嘴唇一张一合。

“嗯……有……他家在我家……西隔壁。”见鬼，我连话也说得结结巴巴。

糟糕，老黄牛也不安份，扭过头去啃吃路边的包谷叶子。我使劲地一拽绳子，它以为命令它回家，迈开蹄子连我也给拽走了。

“喂，你等等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我头一回
来，还寻不着哩，干脆，你带我去吧！”

哼，你倒爽快。我心里尽管不大情愿，可人家开了口，那就……“这……走吧！”

我拉着牛缰绳，迈着大步子，想拉她一段距离，可她却象影子一样，紧跟着，弄得人脸成了关公。

“你们这儿分地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牛是分给你家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牛脾气不歪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来，让我骑骑，翻山累得够呛。”小姑娘说着，卸掉肩上沉甸甸的皮包，塞进我的怀里，抬腿就要往牛背上跨。

这阵儿，我顾不上再“嗯”了，忙说：“不行，小心摔下来。”

“没事！”小姑娘撩起裙子，露出白嫩的双腿，噔地往起一跳，象学生娃子跳木马似的，谁知牛往前一动，把她“吧哒”摔在地上。她爬起来，并没有拍打沾在身上的泥土，鼓着红得象苹果似的脸庞，踩着脚下的一个土坡，双手往牛背上一撑，箭也似地攀了上去。牛又往前一走动，她打了个

翘起，这回没掉下来，她笑了。不过笑得很不自然。我愣愣的站在旁边，既不好强行制止，又不敢热情相助。

“走吧！”小姑娘一拽缰绳，一拍牛背，老黄牛“得儿得儿”迈着蹄子。真够意思，没有耍牛脾气，给我做了脸。

就要望见村头那大核桃树了，我的心跳也加快了。那棵“七搂八拃半”的大核桃树下，是村上人们乘凉、吃饭、议事的地方，也是交换新闻的场所。说不定这会儿坐满了人，老天保佑，千万别在那儿碰上财娃这个长舌头的。在我们这儿，男娃跟女娃说几句话，都能添醋加盐嚼十天半月的舌头，见了今几个这架式，老天爷，说不定……

怕啥偏来啥。这不，离那还有丈把远，就瞧见树下黑压压好些人。有“稀溜稀溜”喝稀饭的，也有“叭哒叭哒”抽烟的。财娃远远就叫我：“羊娃，把你媳妇接回来了？”

大人们哄地笑了，羞得我牵拉着脑袋，恨不得有个老鼠洞钻进去。

牛也好像怕踩死了地上的蚂蚁，慢悠悠迈着老爷步，故意要让我听那些刺耳的话：

“狗娃他娘，你瞧瞧，那女子穿的布帘子，腿都露在外头哩！”

“唉，老天神，下边咋不套条长裤子呀！”

“嘻，女娃还骑牛哩。”

出了一头汗，才算走完了这段折磨人的路。小姑娘又来折磨我。

“你叫羊娃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的名字真逗。我叫白玉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们这儿人真少见多怪，连裙子也没见过？女娃骑牛也没见过？城里女的还开电车哩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咋就会‘嗯’？”

我没言语，心里说，我还能说啥，都怨你，都怨你，让我把人丢尽啦！

(二)

看着小姑娘进了恒志叔家，我长出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地推开自家的院门，拴好了牛，进到堂屋里。

屋里黑乎乎的，还没上灯，小饭桌上摆着饭菜，妈妈正忙着端稀饭，爸爸却坐在炕沿上，“啪啦啪啦”拨拉着算盘子。

妈妈埋怨说：“我的老祖宗，吃完饭再打行不行？”

爸爸连头也没抬，三下五除二，麻利地拨着珠子，嘴里还念念叨叨：“夏天麦子一人五百斤，秋里的包谷也下不了五、六百，哈，我羊娃再不上学，是个劳力，过几年再娶个媳妇，四个硬劳力，咱家就成冒尖户啦！”

妈妈一把夺过算盘，咣的放在大装板柜上。

爸爸溜下炕，“别，别，摔坏了好几块钱哩！”

他一抬头，看见了我：“哟，差点忘了，你的好丈人家捎话说，叫你这两天过去一趟”。

我没吱声，端起一碗洋芋糊汤，夹了一筷子萝卜丝，坐在门前的大石头上，没有马上动口的意思，困乏的双眼瞅瞅东山，山那边亮起来，月亮从树背后向我露出半个脸，好象笑咪咪的，唉，你哪里知道山里娃的烦恼呀。

不知那辈子传下来的瞎规矩，小小的男娃就兴订媳妇。我七岁那年，有一天，家里忽然来了好多人，又是煮肉又是做米饭，热闹得象过年，说是给我订媳妇哩。我挺纳闷，媳妇是做啥的？后来，逢年过节，爸爸都要带我去那边，看那个我不认得的女娃，真没意思，这不，我就要升到初三，爸爸不让我上学啦，说是这阵子包产到户，上学是白白把钱往河里掬。

谁晓得咋的，我的鼻子竟酸溜溜的，喉咙眼里

也塞进了乱麻，饭一口也咽不下去。

“羊娃——”院门挤开一条缝，伸进来一个和尚头：“快，到洋芋岭看电影去！”

“看电影？”我一乐，来了劲儿，三口两口吃完饭，撂下碗，向正在编笼子的爸爸说是上厕所，一转身溜出了门。

没有比看电影让人乐的啦。不一会儿，大场边上就站了好多娃娃，他们都哄过了各自的父母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，浩浩荡荡向洋芋岭进发。

这儿离洋芋岭七八里地。明晃晃的月亮也跟着我们走，大伙儿跟月亮赛着跑。

翻过一架不太高的土岭子，就到了洋芋岭。怎么？黑咕咚咚的。一打听，“电影”倒有，只是名字不太好听——“打击白跑路”。

我把一肚子的气，全泄到财娃头上。财娃哭丧着脸，灵活的嘴巴头一次笨拙了：“我……也是听人说的，咋能全怨我呢？”

说心里话，谁个看电影心不切呢？上这种当已不下五回了。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苦处，看书，没有；看电视更是没门，电影也是一年半载才有一场。谁不象盼过年那么盼着放电影？无论那儿一放电影，就是翻山爬岭也要赶了去，看看比我们这山沟大得多的世界，看看那些新奇事儿。

往回走的路上，不象来时那么欢势了。我也

提不起神来，忽然，一脚踩空，“咕咚”掉到了路边的水渠里。还算走运，渠里没水，只是两只鞋成了泥疙瘩，唉！

(三)

回到了大场上，月亮还挂在东边天上，乘凉的人们还坐在那里，摇着扇子，拉东家长扯西家短。

娃娃们围着我，要我说“古经”。一见别人把我当“皇上”，全都眼巴巴地盼着我张口，不管咋说，我总算半拉秀才，上过两年初中嘛！我心里就来了劲儿，也忘了自己那两只泥脚。

我搜肠刮肚想了一会儿，用手把叮在小腿上的蚊子一拍打，才记起一个老掉牙的“古经”。

“从前，有只蚊子，想吸人血，可没有铁嘴，咋办呢？它让铁匠给打了个嘴，但头一个偏偏咬了铁匠他爸。铁匠让他爸臭骂了一顿，气哼哼找到了那只蚊子，骂它忘恩负义。蚊子委屈地说：‘人那么多，我又不晓得那个是你爸，这咋能怨我呢？’铁匠一想，也是，我爸又没啥记号。蚊子说：‘这样吧，晚上就让你爸烧艾蒿，我就不会弄错啦。’后来，蚊子一闻艾蒿味，就急忙飞开了。”

讲到这里，我看看听众，他们瞪大眼睛，张着大嘴巴，一个小娃涎水流得一抻长。我笑着讲下去，“后来不知为啥，人们都知道了这妙方子，都烧艾蒿，蚊子也分不清那个是铁匠他爸。要不，你看现在，谁家烧艾蒿，蚊子就赶紧飞开了呢。”

哈哈——！娃娃们咧大嘴巴笑，我却故意板着脸，其实心里比吃蜜糖都甜。

“讲的是啥呀，胡编！”一个尖细的女娃声音。我抬头一看，是那个骑牛的小姑娘，不知她啥时候也凑了过来。

我狠狠瞪了她一眼。这是我头一次大胆地看她。嘻，月光下，她还挺好看的。

“你说不好，你讲个比这好的吧！”我挑战地瞥她一眼。

她撇了撇嘴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可以呀。”

她亮开银铃般清脆的嗓门：“传说有个国王，头上突然长了一对驴耳朵。理发师来理发，他一再叮咛，别出去乱说。理发师答应着，理完发走出宫，老觉着肚子里又憋又胀，难受得要命。他本来是个肚子里搁不住话的人，想找人说话，话溜到嘴边又不敢吐出来。没法子，就干脆在河边的地上挖了个大坑，嘴巴伸进里头，美美喊了三声：‘国王长了驴耳朵——！……长了驴耳朵——！’立起来时，肚皮也不憋不胀了，浑身轻轻松松——